

中国

全史速读

蔡磊◎主编

在我国古代，国家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中国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同，大致统一时期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一词所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中国”这一名称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相传3000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偃封）用土圭测度日影，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汉朝以后，虽然有些外族入侵中原后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但是并不代表它们就是中国政权，因为它们这个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是中国政权。根据史料，日本也常常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

卷117，载有“倭国”于公元740年（唐代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曰：“北狄野夷，西戎（帝）野人，野心难驯。往古以来，中国有圣朝后服，朝贡有变制先叛。”^①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从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甚至国内政权更替的形式取代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一个中国政权，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华夏”文化的概念。

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国家。古之中国上就有抵抗外族入侵的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会盟诸侯，确立“中华”正统的地位。从晋文公的“图报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一腔忠愤，每一次遭受外侮，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无一不验证了这一光荣传统。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什么叫“披发左衽”？“披发左衽”的反义词，就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饰，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文化的代表。可见，孔子也是把华夏汉族和华夏文化视为中华正统，不容外族取代中华正统。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决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满洲入关，大儒学家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异乎？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礼乐崩坏，谓之亡天下。夫所谓亡天下者，谓仁义礼乐之尽，匹夫匹妇各弃其节，以相攻夺，而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是谓亡天下。……保国者，上服天子，下抚百姓，以待诸侯，此谓之大节。夫保国者，必先保天下。……保天下者，匹夫匹妇皆有是责。……保国者，必先保天下。……保天下者，匹夫匹妇皆有是责。……保国者，必先保天下。……保天下者，匹夫匹妇皆有是责。”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全史速读

中国秘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五)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11—2

I. 中… II. 蔡…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4 号

中国秘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9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11—2

定 价: 920.00 元 (全 3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三篇 隋唐秘史

隋代宫廷秘史

- | | | |
|-------|------------------------|-------------|
| 第九十一回 | 臧云兴雨屈节受淫污
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 | (523) |
| 第九十二回 | 施蹂躏惨无人道
进奋兴大发兽欲 | (527) |
| 第九十三回 | 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
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 | (532) |
| 第九十四回 | 荐忠良夏主忘仇
激义愤隐士受聘 | (536) |
| 第九十五回 | 流珠堂畔三里哀旧主
明月江头深宵收暴客 | (541) |
| 第九十六回 | 狭路起口角冤家欢喜
飞索跌英雄好事求成 | (546) |
| 第九十七回 | 钦烈志水埠喜迎宾
拒求亲月老空有兴 | (550) |
| 第九十八回 | 除暴不成功狗受烹
解围有诈泉雄屈尊 | (555) |
| 第九十九回 | 反复无常泉雄绝命
坚持不屈虎将丧元 | (559) |
| 第一百回 | 当筵刺语萧后受辱
布席礼佛杨氏终凶 | (564) |



第四篇 清代秘史

皇清秘史	(571)
第一回 述前朝关东钟王气	(571)
谈天女塞外记红妆	
第二回 骆驼峰上虎拽娇娃	(575)
布鲁湖边鸟衔朱果	
第三回 小英雄顺流登彼岸	(582)
奇女子乘势献良谋	
第四回 西略东征祖基开拓	(587)
新欢旧恨情意缠绵	
第五回 古埭城章京携美眷	(591)
佟家堡红粉识奇才	
第六回 传警报李成梁起兵	(595)
中奸谋觉昌安丧命	
第七回 捧遗甲矢志报前仇	(600)
结强邻登堂联姻缘	
第八回 布防诱敌大破联军	(604)
弃约背盟遽翻婚约	
第九回 八旗创制开国称尊	(609)
七恨告天兴兵寻衅	
第十回 俏佳人委身媚降将	(614)
奇女子报国卫京师	
第十一回 四路大军东拼西凑	(620)
连番恶耗兵败将亡	
第十二回 念故交冈上寻遗体	(625)
怀深恨刀下誓狂言	



第十三回	马上蛾眉英雄气短 城中蛮触疆吏何心 (629)
第十四回	覬觎大宝贝勒逼官 邂逅围场玉儿款客 (634)
第十五回	母仪天下册立娘娘 闲步园中爱怜叔叔 (638)
第十六回	下朝鲜孱王蒙巨创 入龙井降将出奇兵 (643)
第十七回	袁崇焕蒙冤下囹圄 洪承畴受命援锦州 (647)



第九十一回

臧云兴雨屈节受淫污 刻骨冰心雪仇献鸩毒

话说宇文化及命亲丁牵出薛冶儿，将她处死。突有一人，浑身缟素，走入宫中，将冶儿抱住，惨声对化及道：“冶儿激于义愤，触怒了将军，当念其节烈，恕她死罪，放逐出宫，方见将军仁义！”化及见那发言的人，也是一个轻盈少妇，虽是乱头素服，脂粉不饰，却不能掩她天生的美丽。便问萧皇后道：“她是何人？皇后可能知道？”萧皇后哪有不识的理，即轻声道：“这个便是妥娘。”化及恍然道：“常闻宫中有个能言善辩的妥娘，莫非就是她么？”萧皇后头儿微点，化及即含笑对妥娘道：“一我本无意杀死冶儿，她一味狂言，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她处死，以肃宫廷。今卿既为求情，我便赦她，只是不能再留宫中，即须逐出。”说毕，径命亲丁押着冶儿出宫。妥娘便欲告退，化及笑道：“卿既来此，不妨同饮一杯。”妥娘道：“本当为将军把盏，惟主上陈尸寝殿，无人顾及，贱妾尚须守视主尸。将军以仁义示人，当能任妾前去，来日方长，侍奉将军不迟。”化及向萧皇后点头道：“名不虚传，我却不能难她。”遂对妥娘道：“卿言有理，我亦不敢相强，主上遗尸，明日亦当妥为安殓，卿可勿虑。”妥娘乃退。行至门首，萧皇后举目相送，妥娘适回首瞧她，不禁向她浩叹一声，回头竟去。

萧皇后好生难堪，珠泪沾襟。化及吃惊道：“皇后何事悲伤？”萧皇后道：“妥娘尚得守视主尸，妾独何心，留在此饮酒？”王桂枝等闻言，也都感动旧情，纷纷落泪。化及慌道：“死者已矣，徒悲无益，守视主尸，也是空虚。并且惨像怖人，见了只增痛苦。不如置在脑后，借酒驱愁。”说着即满斟一杯，授与萧皇后道：“请尽此酒，莫再悲伤！”萧皇后不敢推却，只得道谢了一声，饮尽杯酒。化及又劝王桂枝等四人，各饮了一杯。萧皇后也算礼尚往来，竟恭恭敬敬的奉上一觞，化及欣然接饮。



这时将进亥牌了，又饮了一回，化及已是有了六七分酒意，醉眼斜睨，望着萧皇后不住地微笑。萧皇后却羞得低垂粉颈，不敢抬头。玉桂枝瞧了这副情景，便向方贞娘、李庆儿、张丽卿三人，暗暗使了个眼色。三人各自会意，一齐离座，向萧皇后告退。萧皇后见她们要走了，不禁暗暗着急，急中得了个主意，便向王桂枝道：“王夫人请留在宫中罢！”桂枝笑向化及瞧了一眼，化及也微微一笑，向桂枝使了个眼色，桂枝便对萧皇后道：“贱妾回去更衣，少停再来。”说着径自姗姗去了。

化及心花怒放，即命亲丁撤筵，遂向萧皇后笑道：“皇后内室，可能观光？”萧皇后尚未开言。一个凑趣的宫女，即去打起了内室的垂帘道：“将军请进。”化及扬眉一笑，对萧皇后道：“还请皇后引导。”萧皇后欲待不允，化及又要来挽翠袖，萧皇后慌移莲步，向内室行去，化及欣然相从。进了内室，化及即将门掩上。打帘的宫女，舌子一拖，大了胆子，将室门轻轻一推，便露了指大的缝隙，向内瞧去，留神细听，只见化及一团喜色，站在萧皇后面前，伸手去勾粉颈。萧皇后躲向榻前，道：“将军尊重！未亡人虽是感德将军，理应侍奉，但主上的尸身未殓，贱妾怎能遽荐枕席呢！还望将军垂怜。且待主尸安葬，未亡人当不惜蒲柳贱质了。”说着盈盈欲涕。

化及逼近榻前道：“主上尸身，明天即当礼葬。今夕良宵，却须皇后赐允，共效于飞。”说着，便将萧皇后推倒在榻上。在门前窥视的宫女，又惊又喜，半羞半恨：所惊的堂堂母后，不免受污；所喜的新主流流，将来不患失所；羞却羞眼前风光，有些刺目；恨只恨主尸未殓，皇后屈节。

宫女心中虽在胡思乱想，一双眼睛再也不肯离开，只顾盯定了榻上。只见萧皇后罗襦宽松，绣裤全卸，撩人雪肤，映掩灯前。霎眼之间，锦被覆体。字文化及也已失踪。榻上春情，一映入宫女眼中。宫女好生难堪，遂将室门轻轻拽上，悄自退去。

一宵易过，到了天明。字文化及和萧皇后同醒了好梦，结束下榻，萧皇后对化及道：“贱妾已是侍奉了将军，还望不要食言，速立杨氏后人，以慰百姓。先帝尸身，也请从速安葬。”化及点头道：“皇后宽怀，我



自能照办。”当下一同出了内室，却有数个宫女，倒身下拜，齐呼娘娘万岁，将军万岁。萧皇后听了，不禁粉脸飞红，甚是含愧。化及却欣然得意，笑命宫女速起。又唤过了亲丁，取到了金帛，赐与众宫女。众宫女欢声道谢，一个争献殷勤，侍候化及盥洗进点，这时有人进报，左仆射宇文智及有事面陈。化及遂告辞了萧皇后，即行出宫。

到了朝堂，智及见了化及，即顿足道：“兄长怎能如此！”化及笑道：“这有何妨？”智及道：“方以除暴自命，怎能留宿宫中，传扬开去，不但要大失民心，还恐将士不服，发生祸患。”化及摇首道：“哪会有事？如今我欲拥立秦王，将士和百姓，更要信我了！”智及和秦王浩本是相得，闻化及立浩为帝，便也赞同。化及即托奉皇后命令，传谕百官，立秦王浩为帝。秦王浩便在那一日坐了正殿，朝见百官，终算做了个皇帝。嗣后即迁居尚书省，用卫士十余人监守，差不多和罪犯一般。国家大事，均有化及兄弟专断，但遣令使至尚书省迫浩画敕，百官也不能见浩一面。这种罪犯式的皇帝，比了一个平民还是不及。

闲话休多，书归正传。化及立了秦王浩，草草把场帝棺殓，葬在西院流珠堂，再也没人去顾问。这天晚上，化及又兴冲冲的入宫，萧皇后含笑相迎。即道：“将军果能守信，立了秦王，贱妾理当拜谢。”说着便要拜下。化及双手扶住了萧皇后，哈哈笑道：“皇后何必如此！这是臣下应做的事儿。”当下命设宴，不多时酒肴纷呈。化及和萧皇后并肩同坐，化及笑对萧皇后道。“只是我们两个对饮，似觉寂寞。”萧皇后听了，已知化及的心思。便也笑道：“待妾再召各夫人到来，与将军陪饮可好！”化及大喜道：“若能如此，更见皇后贤德！”萧皇后即命宫女，分头宣召各夫人。

不多片刻工夫，王桂枝、方贞娘、李庆儿、张丽卿先后到来。隔了不多时，狄珍珠和了梁文鸳携手入宫。化及便含笑问道：“二卿何人，昨夕为了何事，不来同宴？”狄珍珠道：“妾乃文安苑主持狄珍珠。她是最明苑主持梁文鸳。昨夕将军宠召，妾等惊魂未定，故不敢应召。今闻将军温爱仁慈，特来谢罪。”化及大喜道：“两位夫人快快入座饮酒！”狄珍珠和梁文鸳便道谢入座。接着田玉芝、石筠青两个，也姗姗而来。



萧皇后替两人通了姓名。化及又多见了一对玉人，更是心欢。田、石两个迳自就坐。萧皇后又命宫女，宣召韩俊娥、杏娘入宫，两人倒也惠然肯来。化及见杏娘娇小轻盈，双目勾魂；韩俊娥体态苗条，娇姿动人，不禁馋涎欲滴。急询萧皇后道：“这两个美人是谁？”萧皇后一面命她们入座，一面答道：“便是杏娘、韩俊娥，都为先帝得宠的人。”化及点首道：“如此美人，怎不要得宠！”韩俊娥和杏娘，倒觉有些娇羞。

化及留神席上，已是来了十人。便向萧皇后道：“尚有何人未至？”萧皇后道：“只有陈菊清、黄雅云、妥娘三个。”杏娘却道：“朱吉儿怎的不来？”王桂枝道：“吉儿为了贵儿身死，悲伤过甚，确是卧床难起。”韩俊娥笑道：“袁宝儿和吴绛仙，娘娘可以宣召。”萧皇后也笑道：“她们两个，我却忘怀了。”化及喜道：“袁宝儿和吴绛仙，两个名儿，外面很有艳声的。”萧皇后点首道：“她们两个原是十分俏丽，宝儿的歌喉，绛仙的眉黛，真是宫中无二，独擅风流！”化及听了，越发狂喜，急道：“皇后快快宣召两人。尚有那个妥娘，怎的还不到来？可命人再去催促。”萧皇后又命宫女，速往传言。

隔了一刻，三个宫女，都来覆命。一个宣召吴绛仙的道：“绛仙上覆娘娘，只因头痛神疲，不能应召前来！”那个宣召袁宝儿的道：“袁夫人正在悲伤，贱婢将娘娘的旨意和她说了，她兀是摇首不语。谅是不来的了。”化及听说，好生纳闷，便问催促妥娘的宫女道：“妥娘怎的还不到来？”宫女道：“快要来了，她还有美酒带来呢！”化及又不自觉地得意起来。

果真的没多时候，只见妥娘浓装艳抹，装束得妖冶万分、双手捧了一个银盘，盘中一只玉杯。妥娘堆起了满面笑容，袅袅婷婷的走入。萧皇后等见妥娘这么艳装，却是从来未有过，都觉有些诧异。化及见妥娘的到来，和昨夜的乱头素服大是不同，越显得风流动人，喜得直站了起来。含笑向妥娘招手道：“卿真多情，还有美酒带来么？”妥娘轻盈一笑道：“将军仁德感人，贱妾特献一尊长生仙液，祝将军万岁！”说着，走近化及座前，将盘呈上，粉臂颤动，玉杯中的酒儿，晃出杯外，盘中流出了不少。



化及早已心花怒放，径伸手取杯，送近唇前。萧皇后见了妥娘的神情似觉有异，不禁动疑，即用手轻触化及。化及却不知萧皇后的用意，向萧皇后瞧了一眼，萧皇后又暗使了一个眼色。妥娘见化及杯近嘴唇，给萧皇后一做作，似有动疑的心思。柳眉一皱，即含笑接了化及的玉杯道：“贱妾好意敬酒，将军怎不快饮！”说着，将杯儿送到化及唇边，欲将灌入，化及更觉动疑。将头儿一偏，抢了玉杯，放在桌上，佯笑道：“卿怎的这般急性，待我后饮好了！”妥娘无可奈何，便欲退出。化及又含笑道：“卿乘兴而来，却要扫兴而去么？”妥娘不禁脸色一变，顿形惨白，化及瞧了这副神情，向萧皇后瞧了一眼道：“皇后有见，真是可疑。”萧皇后头儿微点。杏娘也觉不妙。她原和妥娘交好，欲解妥娘的危急，径伸手取那玉杯，欲将杯中的酒泼去。哪知杏娘臂短，急切取杯不着，化及急将玉杯抢入手中，询问杏娘道：“卿欲如何？”杏娘无词可对，只得支吾道：“将军不欲饮此，贱妾却思一饮此酒呢！”化及道：“卿若饮此，性命恐难保了。”化及此言一出，众人全都吃惊，急向妥娘瞧视。正是：

献毒有心鸩叛贼，淫后可杀破机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施蹂躏惨无人道 进奋兴大发兽欲

话说字文化及说了一声，众人全向妥娘瞧视。只见妥娘咬牙切齿，瞋目指了萧皇后道：“你这丧尽廉耻、毫无心肝的淫妇！怎不想上一想，和你并肩同坐的叛贼，杀了你的丈夫、儿子，你不能报仇雪恨，也当身殉主上。今反贪淫苟活，恋爱新欢，我今毒不死叛贼，一死而已，看你这淫妇，他年死后，有何面目瞧见杨氏先灵！”妥娘朗声大骂，骂得萧皇后无地自容，恼羞成怒。化及却命亲丁，速将妥娘拿下。妥娘叱道：“我也不想活了！你这叛贼，还怕我逃得了么？快将鸩酒给我，待



我自尽好了！不要臭男子近我！”化及狞笑道：“自作自受，害人害己，你也不能怨我歹毒！”说着，便欲将玉杯授与一个宫女。

萧皇后却抢住了玉杯，附在化及耳上，咕哝了一阵，只见化及掀眉头，将玉杯依旧放在桌上。便向妥娘笑道：“卿欲饮鸩自尽，我偏不让你遂心。”妥娘愤愤道：“你要将我杀死，我也不惧，快些来杀罢，休得啰嗦！”杏娘却向化及求情道：“妥娘困毒将军，幸天佑吉人，没有受害。将军以仁人的心肠，赦了妥娘罢！”萧皇后冷笑道：“你真替妥娘求情么？你也负罪在身呢！”化及笑了声道：“杏娘既欲代饮鸩酒，如今可要再饮吗？”杏娘低首默然，不敢再言。

妥娘却又指了萧皇后骂道：“你这淫妇，膈然高坐，恬不知羞！我生不能手刃了你，死后却不容你安稳！”萧皇后愤愤地对化及道：“你还不得施行么？”化及愤道：“皇后不要生气。”即向妥娘道：“你不要自负清白，我还不任你清白呢！”妥娘大惊，慌向墙上撞去，早给化及喝令亲丁，将妥娘拦住。妥娘哭骂叫喊，化及却命十数个有力宫女，强拽了妥娘，到那萧皇后的内室。化及欣然入内，即命宫女分执了妥娘的手脚，将她的衣裤强行剥去，任凭妥娘死命抵抗，十数个宫女动手，她怎能抵得住！不多时工夫，早已赤条条一丝不挂。化及命宫女将妥娘按倒榻上，妥娘奋力挣扎了一阵，百般痛骂，待到力竭声嘶，遂给十数个宫女按住在榻上，不能动弹。可杀的化及，便腾身而上，污辱了妥娘。妥娘血泪纷披，双目如火，一阵焦急，竟晕了过去，化及方始下榻。待她悠悠醒转，即对她道：“你还倔强么？”妥娘瞋目道：“你这种畜牲，用强污人，瞧你可得善终！”说毕，便欲奋身而起，宫女慌又力按。化及愤然道：“你这贱婢，还敢嘴强无礼！”当下即命宫女，依旧按住了妥娘。却又去唤进了八名亲丁，命他们轮流行奸。可怜一个娇躯弱质，怎经得起这般摧残，顿时狼藉丧命。

狼心狗肺的化及，又命抬了妥娘的尸身，给饮酒的众人瞧着，众人尽皆掩目。萧皇后独是欣然色喜。杏娘见妥娘死得甚惨，不禁凄然落泪。化及狂饮了数杯，朗声对众人道：“妥娘太行放肆，我才如此惩戒。你们也当记着，谁敢再行无礼，我便以此为例！”说着，命亲丁将妥娘抬



出。众人听了化及的话儿，一个个胆颤心惊，花容失色。化及却十分得意，公然勾了萧皇后哺酒，萧皇后神色自若，毫不知耻。竟是笑孜孜频送樱唇。杳娘实是不愿瞧了，便离座告退。萧皇后不待化及开言，即道：“杳娘不要去，今夕你须陪侍将军。”说着，向化及格的一笑道：“将军可是？”化及已是有了七八分醉意，便哈哈大笑道：“后皇甚是，但依了我的心意，恨不能命众卿齐行侍我呢！”

众人听了，不禁各自低头。杳娘却将萧皇后恨得牙痒痒的，只顾暗暗咒骂。萧皇后向化及瞧了一眼，又附在化及耳上，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儿，直把个宇文文化及喜得险要发疯。即和萧皇后入了内室，萧皇后便在秘密所在，拿出一个匣儿，授给化及。化及开盒瞧视，只见匣中一颗丸儿，鲜红可爱，异香扑鼻。化及含笑道：“这个便是万象春么？这么小的丸儿，难道真有效力？”萧皇后嗤的一笑道：“到了那时，你才知道呢！”化及大喜，便欲塞入口中。萧皇后急忙抢住道：“不是就能服的，还须容入药液，方可服用。”说着，又取出一服药儿，即命一个宫女，去煎药液。化及和了萧皇后携手出室。哪知外面的众人，已是走空。

原来她们见化及和萧皇后同入内室，当作去做风流的勾当了。杳娘第一个先走，其余也各自回房。化及讶道：“她们怎都走了？”萧皇后笑道：“你也不必着急，少停一个个召来，给你享受好了！”化及好不得得意，只望药液快快煎就，便好服下，即待快活。好不容易等到宫女煎就了药液捧至宫中。萧皇后放入了万象春，待它溶化净尽，始给化及喝了。化及即欲萧皇后宣召众人。萧皇后娇嗔道：“一齐召到了，也须一个个领略，难道你能……”化及笑道：“话儿原是不错，但众人都在面前，更觉令人动兴呢！”萧皇后道：“人多眼众，彼此都觉羞惭。贱妾看来，还是将她们召到了在外面候着，将军一个个依次传入，岂不甚好？”化及附掌道：“便是这样罢！”

当下又命宫女分召众人到来。那班美人们，为了妥娘的惨死，尽是胆碎的了。一闻呼召，只得齐到。惟有袁宝儿、吴绛仙、黄雅云、朱吉儿四个依旧不到。化及一算眼前莺燕和萧皇后在内，已有十二个人了。计为王桂枝、狄珍珠、梁文鹭、李庆儿、陈菊清，方贞娘、田玉芝、石



筠青、张丽卿、韩俊娥、杏娘。化及好生快活，含笑对众人道：“众卿在外等候，俟我相请，即望入内。”说着，便携了萧皇后一同入内。众人只得在外等候。好久好久，萧皇后云发蓬松，双颧火赤，懒洋洋地走出道：“杏娘快去！”杏娘气鼓了两腮，怀怒而入，不到片刻工夫，含泪而出。却唤王桂枝入内。

这回又隔了好久，桂枝方才出外，又调了张丽卿进去。约摸两个时辰，外面的人，轮流已尽。化及又请萧皇后入内，萧皇后到了里面，见化及拥被而坐，含笑着道：“如何？你终能尽兴了！”化及笑道：“灵验极了！只是我还没有……呢？请后再替我召那袁宝儿、朱吉儿、吴绛仙、黄雅云四个到来，索性待我赏遍了罢！”萧皇后嗤的一笑道：“留几个也不妨的，何必这么性急呢！”化及涎脸恳求，萧皇后皱着眉儿道：“这四个人已是三召不到了。这回再去召她们，也不见会来。将军原该休息了，此刻早已过了丑牌咧！”化及苦着脸道：“只是没有……呢？叫我也休息不来！”

萧皇后娇啐了一声，沉吟了半晌，笑道：“宫女有多人在着，不妨一齐唤入，等将军挑选罢！”化及点首道：“那倒也好。”萧皇后便即传进了十六个宫女。说也可怜，却有十四个还是处子咧。化及体本健壮，又得了万象春的助力，越发是龙马精神，毫未见疲。待到天色微明的时候，十六个宫女，竟有十三个人不能移步，真是令人发指！化及到了天色大明，方才和萧皇后安睡。从此以后，化及每晚借了万象春的助力，宣淫宫廷。宫中的女孩子，无一幸免。就是黄雅云、朱吉儿、吴绛仙、袁宝儿四个，依旧不免受污，给化及趁了心愿。这虽是化及的无赖和萧皇后的淫贱，其实也是炀帝生前宣淫无忌，作恶多端，才会尸骨未寒，妻妾已是受污，可见报应不爽。只是妥娘的惨死，却为萧皇后的罪恶咧！

闲话休说，书归正传。小子却要写那留书出走的袁紫烟，和被逐出宫的薛冶儿两人的踪迹了。只是一枝秃笔，不能分写两个，便依了次序，先将袁紫烟的一段事实表出罢。原来紫烟在炀帝被杀的前一夕，她早见星象大恶，祸难即要降临。她便收拾了细软金珠，密藏身



畔，留书在室，即贿通了司宫魏氏，要求放她出宫。魏氏本已知道将士即将起变，当作紫烟已得风声，便笑对紫烟道：“夫人的消息倒也灵通，趁早先走。”紫烟点头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魏氏道声着，即悄悄引了紫烟，放她逃出了江都宫。紫烟到了宫外，虽在黄昏，她却毫不慌张，只因早有成竹，迳去投奔了一家尼庵。

那庵叫做清修庵，庵中倒有一个老尼，四个小尼。紫烟到了江都，曾至清修庵数次，故已相熟。那庵相离江都宫只有三里多些路程，紫烟踏月夜行，认清了路途，急急前往。弓鞋脚小，行程原是不能迅速。紫烟却因心急，倒也走得飞快。不消一个时辰，早见一带红墙映掩在林子那边。不多时，已是到了清修庵门前，庵门双闭，悄声无息。紫烟握了个粉拳头，擂打庵门，早惊动了里面守门狗儿，狺狺狂叫。一时近处的狗儿，闻声相应，叫成一片，顿时破了沉寂的空气。庵中的老尼法慧，在睡梦中惊醒。听得掩门声响，恍似擂鼓一般，狗吠的声儿，也是十分热闹。法慧暗想：黄昏这般擂打庵门，定不是好事。莫非强徒垂涎庵产，前来打劫么？

这时一个小尼志法也已醒了，她原和法慧同在一室，即唤法慧道：“师父可听见门响，怎的这般紧急？”法慧应声道：“我已听见了一刻，你快去隔门问声，是哪一个叫门，到庵中来作甚，须得问仔细回报了我，再作定夺。不能擅自开门。”志法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个小心别别乱跳，结束下床，在桌上寻到了一枝短烛，向油灯上点明了烛儿，插在手照上面。一手擎了手照，一手开出房去。先到隔房门前，轻轻叩门，换了声志修，房门便呀的开了。志法趑到里面道：“师兄一同去罢！”志修道：“好的，你怎的这么胆小。你不起来我也要去了。”说着一同到了外面。

紫烟在外面擂了一回，手臂都酸楚了，见里面兀是声息全无，正在着急当子，忽闻里面有人问道：“深更半夜，外面哪一个擂打庵门，来此作甚？”紫烟急应道：“外面是我，一个避难的女子，来投宝庵，暂留一宵，便要走的，请师父快快开门！”里面志修和志法，听是女子声口，原来投庵暂宿的，便放胆开门，让紫烟走入，随手将门闭上。志修借了烛



光，向紫烟仔细瞧了一回，笑道：“大娘已是来过的。面善得很。”紫烟点着首道：“已有几次了。老师父可在里面？”志法道：“师父在里面，大娘送去瞧她罢！”当下一同入内，紫烟见了法慧，便约略说了几句真话，法慧听说紫烟在宫中逃出的，吓得变了面色。正是：

禁宫一入深如海，脱网禅门惊老尼。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一逃一逐双走雷夏泽 盒来盒往各解哑谜儿

话说法慧听说紫烟自宫中逃出，不觉大惊失色。慌道：“此处相离皇宫甚近，追骑立刻能至，你不能留在庵中，快向别处逃去罢！你也能免了祸难，我又不受连累。”紫烟急道：“老师父不必担忧，决没有一个人会来追寻。我也不要久留宝庵，至多一两天，便要去的。”说着，在怀中取出了一锭黄金，授给法慧道：“这一些送给师父，作为香火费儿，望师父慈悲为本，容我暂留罢！”黄澄澄的金锭，瞧入了法慧眼中，倒也不忍推却。

便道：“你自宫中选出，在理我们庵中却是容留不得，但你也是一个年轻少女，我又不忍让你黑夜奔波。你说不妨事的，但愿菩萨保佑，果真平安没事，那是你多留几天，也是不妨。”说着，将一锭黄金，接入了手中，向怀里便塞。接着道：“你贵姓是什么？”紫烟道：“老实对你说了罢，我便是袁紫烟，在宫中专司天象。曾受圣恩，封为夫人。只因星象大恶，主上即在日内便要受害，我才避出来的。”法慧听说，慌忙跪倒道：“你便是袁夫人，小尼有眼没珠，冲撞了夫人，还望夫人见恕。”紫烟双手扶起了老尼道：“师父说的什么话，我避祸来此，还求师父保佑咧！”法慧道：“夫人能预知祸福，决不会有事发生。若不嫌草庵简慢，尽情久留此处。”紫烟笑道：“那倒不消的，此刻已是深夜，我也走得累了，望师父设法，让我安宿一宵再说。”法慧慌对志法、志修两个道：“你



们快去开了东厢，里面原有干净铺子在着，请袁夫人去睡罢。”

紫烟向法慧道谢了一声，随着志修、志法到了东厢里面，果是一间幽静的卧室。紫烟待志修等走了，她便闭门安息。只因精神疲了，一倒头立刻睡熟，待到梦回，已是过了日中。紫烟结束下床，出了东厢，法慧殷勤招待。紫烟却命志法人城探听，可有什么动静。待到复报，却是毫无动静。那天晚上，紫烟上小阁，仰观星象，不禁凄然下泪。法慧侍立在侧，急问怎样，紫烟微唱道：“主上已是驾崩了。”法慧惊道：“今天城中，怎无风声传出？”紫烟道：“明天便能知道了，只是明天，我也要走了。”法慧道：“夫人要到哪里去？”紫烟道：“前太仆杨义臣，便是我的母舅，他告隐林下，不问世事，我明天启程，便是往依我舅。”法慧点头道：“如此甚好，小尼也得安心了。”一宵过去，到了明天，紫烟又取出白银二十两，送给法慧，又托她们雇了一只小船，送往濮州。遂由志修雇定了一船，相送紫烟，下了船中。乃一声，轻舟离岸。

途中不用细表，平安到了濮州城。紫烟命舟子上岸雇到了一肩小轿，紫烟开发了船资，乘了小轿，命轿夫抬至南门大街，到了杨义臣寓所跟前。紫烟停轿走出，门户紧闭，冷落萧条。紫烟微微叹道：“舅父被谗去官，门庭便这样寂寞了。”当下上前叩门，哪知好久没人出应，紫烟好生不解。正在惶惑的时候，恰巧隔邻一家，有个老翁走出。见紫烟叩门，不禁露出诧异色。即向前道：“这位小姐，谅是远道来此。”紫烟点了点头儿，老翁道：“小姐所以不知，杨家已是没人在内了。”紫烟听说，不觉大吃一惊。慌道：“犯了什么事儿？人可平安？”老翁瞧了紫烟发急的神态，即问她道：“小姐和杨府上是什么亲戚？”紫烟道：“杨义臣便是妾的母舅。”老翁点首道：“小姐放心，他们不遭什么祸事。如今隐居在城外雷夏泽，小姐可望船前往。只是到了那里，须问南杨老翁，那边的人尽皆知道的。”紫烟向老翁道谢，又请他代雇一船。

老翁倒也热心，便引了紫烟，到了西门，雇得一船。紫烟坐了那船，直到雷夏泽。方才上岸，恰巧遇见老仆杨芳，便开发船资，由杨芳送至家中，拜见杨义臣。义臣问明一切，又悲又喜。当下对紫烟道：“主上被害的消息，我已闻知。正因你在宫中，不知怎样了，甚是担心。